

精校  
斷句

王充論衡

掃葉山房發行

論衡卷二十五

詰術篇

圖宅術曰。宅有八術。以六甲之名。數而第之。第定名立。宮商殊別。宅有五音。姓有五聲。宅不宜其姓。姓與宅相賊。則疾病死亡。犯罪遇禍。詰曰。夫人之在天地之間也。萬物之貴者耳。其有宅也。猶鳥之有巢。獸之有穴也。謂宅有甲乙。巢穴復有甲乙乎。甲乙之神。獨在民家。不在鳥獸。何夫人之有宅。猶有田也。以田飲食。以宅居處。人民所重。莫食最急。先田後宅。田重於宅也。田間阡陌。可以制八術。比土為田。一有可以數甲乙。甲乙之術。獨施於宅。不設於田。何也。府廷之內。吏舍比屬。吏舍之形制。何殊於宅。吏之居處。何異於民。不以甲乙第舍。獨以甲乙數宅。何也。民間之宅。與鄉亭比屋相屬。接界相連。不并數鄉亭。獨第民家。甲乙之神。何以獨立於民家也。數宅之術。行市亭。數巷街。以第甲乙。入市門曲折。亦有巷街。人晝夜居家。朝夕坐市。其實一也。市肆戶。何以不第甲乙。州郡列居。縣邑雜處。與街巷民家。何以異。州郡縣邑。何以不數甲乙也。天地開闢。有甲乙邪。後王乃有甲乙。如天地開闢。本有甲乙。則上古之時。巢居穴處。無屋宅之居。街巷之制。甲乙之神。皆何在。數宅既以甲乙五行之家數。日亦當以甲乙。甲乙有支干。支干有加時支干。加時專比者吉。相賊者凶。當其不舉也。未必加憂支辱也。事理有曲直。罪法有輕重。上官平心。原其獄狀。未有支干吉凶之驗。而有事理曲直之效。為支干者。何以對此。武王以甲子日戰勝紂。以甲子日戰負。二家俱期。兩軍相當。旗幟相望。俱用一日。或存或亡。且甲與子專

比昧爽時加寅寅與甲乙不相賊武王終以破紂何也日大也在天為日在地為火何以驗之陽燧鄉日火從天來由此言之大日氣也日有甲乙火無甲乙何日十而辰十二日辰相配故甲與子連所謂日十者何等也瑞端之日有十邪而將一有十名也如瑞端之日有十甲乙是其名何以不徒言甲乙必言子丑何日廷圖甲乙有位子丑亦有處各有部署列布五方若王者營衛常居不動今瑞端之日中行旦出東方夕入西方行而不已與日廷異何謂甲乙為日之名乎術家更說日甲乙者自天地神也日更用事自用甲乙勝負為吉凶非瑞端之日名也夫如是於五行之象徒當用甲乙決吉凶而已何為言加時乎案加時者瑞端之日加也瑞端之日安得勝負五音之家用口調姓名及字用姓定其名用名正其字口有張歛聲有外內以定五音宮商之實夫人之有姓者用稟於天天得五行之氣為姓耶以口張歛聲外內為姓也如以本所稟於天者為姓若五穀萬物稟氣矣何故用張口歛聲外內定正之乎古者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生賜之姓也若夏吞薏苡而生則姓苴氏商吞燕子而生則姓為子氏周履大人跡則姬氏其立名也以信以義以像以假以類以生名為信若魯公子友生文在其手曰友也以德名為義若文王為昌武王為發也以類名為像若孔子名丘也取於物為假若宋公名杵臼也取於父為類有似類於父也其立字也展名取同義名賜字子貢名子字子我其立姓則以本所生置名則以信義像假類字則展名取同義不用口張歛外內調宮商之義為五音術何據見而用古者有本姓有氏姓陶氏田氏事之氏姓也上官氏司馬氏吏之氏姓也孟氏仲

氏王父字之氏姓也。氏姓有三事乎？王父字乎？以本姓則用所生，以氏姓則用事。王父字，用口張歎調姓之義，何居？匈奴之俗，有名無姓字，無與相調諧，自以壽命終，禍福何在？禮買妻，不知其姓，則卜之，不知者不知本姓也。夫妻必有父母家姓，然而必卜之者，父母姓轉易失實，禮重取同姓，故必卜之。姓徒用口調諧，姓族則禮買妻何故卜之？

圖宅術曰：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則商金，南方火也，徵火，北方水也，水勝火，火賊金，五行之氣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門有宜嚮，嚮得其宜，富貴吉昌，嚮失其宜，貧賤衰耗。夫門之與堂何以異？五姓之門各有五姓之堂，所向無宜，何門之掩，地不如堂，廟朝夕所處於堂，不於門。圖吉凶者，宜皆以堂，如門人所出入，則戶亦宜然。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言戶不言門。五祀之祭，門與戶均，如當以門，正所嚮，則戶何以不當與門相應乎？且今府廷之內，吏舍連屬，門嚮有南北，長吏舍傳聞居有東西，長吏之姓必有官商，諸吏之舍必有徵羽，安官遷徙，未必角姓，門南嚮也，失位貶黜，未必商姓，門北出也，或安官遷徙，或失位貶黜，何姓有五音人之質性，亦有五行五音之家，商家不宜南嚮門，則人稟金之性者，可復不宜南嚮，坐南行步乎？一曰：五音之門，有五行之人，假令商姓口食五人，五人中各有五色，木人青，火人赤，水人黑，金人白，土人黃，五色之人俱出南嚮之門，或凶或吉，壽命或短或長，凶而短者，未必色白，吉而長者，未必色黃也。五行之家，何以為決？南嚮之門，賊商姓家，其實如何？南方火也，使火氣之禍，若火延燬，徑從南方來乎？則雖為北嚮門，猶之凶也，火氣之禍，若夏日之熱，四方洽浹乎？則天地之間，皆得

其氣南嚮門家何以獨凶南方火者火位南方一曰其氣布在四方非必南方獨有火四方無有也猶水位在北方四方猶有水也火滿天下水辨四方火或在人之南或在人之北謂火常在南方是則東方可無金西方可無木乎

### 解除篇

世信祭祀謂祭祀必有福又然解除謂解除必去凶解除初禮先設祭祀比夫祭祀若生人相賓客矣先為賓客設膳食已驅以及杖鬼神如有知必圭止戰不肯徑去若懷恨反而為禍如無所知不能為凶解之無益不解無損且人謂鬼神何如狀哉如謂鬼有形像形象生人生人懷恨必將害人如無形象與烟雲同驅逐雲烟亦不能除形既不可知心亦不可圖鬼神集止人宅欲何求乎如勢欲殺人當驅逐之時避人隱匿驅逐之止則復還立故處如不欲殺人寄託人家雖不驅逐亦不為害貴人之出也萬民並觀填街滿巷爭進在前士卒驅之則走而卻士卒還去即復其處士卒立守終日不離僅能禁止何則欲在於觀不為壹驅還也使鬼神與生人同有欲於宅中猶萬民有欲於觀也士卒驅逐不久立守則觀者不却也然則驅逐鬼者不極一歲鬼神不去今驅逐之終食之間則舍之矣舍之鬼復還來何以禁之暴震於庭雞雀啄之主人驅彈則走縱之則來不終日立守雞雀不禁使鬼神乎不為驅逐去止使鬼不神乎與雞雀等不常驅逐不能禁也虎狼入都弓弩巡之雖殺虎狼不能除虎狼所為來之患盜賊攻城官軍擊之雖卻盜賊不能滅盜賊所為至之禍虎狼之來應政失也盜賊之至起世亂也

然則鬼神之集。為命絕也。殺虎狼卻盜賊。不能使政得世治。然則盛解除驅鬼神。不能使凶去而命延。病人困篤。見鬼之至。性猛剛者。挺劍操杖。與鬼戰鬥。戰鬪壹再。錯指受服。如不服。必不終也。夫解除所驅逐鬼。與病人所見鬼。無以殊也。其驅逐之。與戰鬪。無以異也。病人戰鬪。鬼猶不去。宅主解除。鬼神必不離。由此言之。解除宅者。何益於事。信其凶去。不可用也。且夫所除宅中客鬼也。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龍白虎。列十二位。龍虎猛神。天之正鬼也。飛尸流凶。不敢妄集。猶主人猛勇。姦客不敢闖也。有十二神舍之。宅主驅逐。名為去十二神之客。恨十二神之意。安能得吉。如無十二神。則亦無飛尸流凶。無神無凶。解除何補。驅逐何去。解逐之法。緣古逐疫之禮也。昔顓頊氏有子三人。生而皆亡。一居江水為虐鬼。一居若水為魍魎。一居歐陽之間。主疫病人。故歲終事畢。驅逐疫鬼。因以送陳迎新內吉也。世相倣效。故有解除。夫逐疫之法。亦禮之失也。行堯舜之德。天下太平。百災消滅。雖不逐疫。疫鬼不往。行桀紂之行。海內擾亂。百禍並起。雖日逐疫。疫鬼猶來。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周之享世。信鬼修祀。以求福助。愚主心惑。不顧自行。功猶不立。治猶不定。故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國期有遠近。人命有短長。如祭祀可以得福。解除可以去凶。則王者可竭天下之財。以興延期之祀。富家翁姬。可求解除之福。以取踰世之壽。崇天下人民。夭壽貴賤。皆有祿命。操行吉凶。皆有衰盛。祭祀不為福。福不由祭祀。世信鬼神。故好祭祀。祭祀無鬼神。故通人不務焉。祭祀厚事鬼神之道也。猶無吉福之驗。況盛力用威。驅逐鬼神。其何利哉。祭祀之禮。解除之法。衆多非一。旦以一事效其非也。夫小祀足以況

以為有神。是食已當復食形體也。風伯雨師雷公是羣神也。風猶人之有吹煦也。雨猶人之有  
精液也。雷猶人之有腹鳴也。三者附于天地祭天地三者存矣。人君重之故別祭必以為有神。  
則人吹煦精液腹鳴當復食也。日月猶人之有目。星辰猶人之有髮。三光附天祭天三光存矣。  
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為有神。則人之食已復食目與髮也。宗廟已之先也。生存之時謹敬  
供養死不敢不信。故修祭祀緣先事死示不忘先。五帝三王郊宗黃帝帝嚳之屬報功堅力不  
敢忘德。未必有鬼神審能歆享之也。夫不能歆享則不能神。不能神則不能為福亦不能為禍。  
禍福之起由於喜怒哀怒之發。由於腹腸有腹腸者。輒能飲食不能飲食則無腹腸。無腹腸則  
無用喜怒哀怒。無用喜怒哀怒則無用為禍福矣。或曰歆氣不能食也。夫歆之與飲食一實也。用口食之  
用口歆之無腹腸則無口。無口無用食則亦無用歆矣。何以驗其不能歆也。以人祭祀有過不  
能即時犯也。夫歆不用口則用鼻矣。口鼻能歆之則目能見之目能見之則手能擊之。今手不  
能擊則知口鼻不能歆之也。或難曰宋公鮑之身有疾祝曰夜姑掌將事於厲者厲鬼杖楸而  
與之言曰何而染盛之不膏也。何而葛犧之不肥碩也。何而珪璧之不中度量也。而罪歟其鮑  
之罪歟夜姑順色而對曰鮑身尚幼在襁褓不預知焉。審是掌之厲鬼舉楸而培之斃於壇下。  
此非能言用手之驗乎。曰夫夜姑之死未必厲鬼擊之也。時命當死也。妖象厲鬼象鬼之形則  
象鬼之言象鬼之言則象鬼而擊矣。何以明之。夫鬼者神也。神則先知。先知則宜自見染盛之  
不膏珪璧之失度犧牲之臞小。則因以責讓夜姑以楸擊之而已。無為先問先問不知之效也。

不知不神之驗也。不知不神。則不能見體出言。以楨擊人也。夜姑義臣也。引罪自予。已故鬼擊之。如無義而歸之鮑身。則厲鬼將復以楨。搥鮑之身矣。且祭祀不備。神怒見體。以殺掌祀如禮備神喜。肯見體以食賜主祭乎。人有喜怒。鬼亦有喜怒。人不為怒者身存。不為喜者身亡。厲鬼之怒。見體而罰。宋國之祀。必時中禮。夫神何不見體以賞之乎。夫怒喜不與人同。則其賞罰不與人等。賞罰不與人等。則其拊夜姑不可信也。且夫敬者內氣也。言者出氣也。能敬則能言。猶能吸則能呼矣。如鬼神能敬。則宜言於祭祀之上。今不能言。知不能敬。一也。凡能敬者口鼻通也。使鼻氣不通。口鉗不開。則不能敬矣。人之死也。口鼻腐朽。安能復敬。二也。禮曰。人死也。斯惡之矣。與人異類。故惡之也。為尸不動。朽敗滅亡。其身不與生人同。則知不與生人通矣。身不同。知不通。其飲食不與人鈞矣。胡越異類。飲食殊味。死之與生。非直胡之與越也。由此言之。死人不敬。三也。當人之卧也。置食物其旁。不能知也。覺乃知之。知乃能食之。夫死長卧不覺者也。安能知食。不能敬之。四也。或難曰。祭則鬼享之。何謂也。曰。言其修具謹潔。潔牲肥香。人臨見之意。飲食之推已意。以況鬼神。鬼神有知。必享此祭。故曰鬼享之。祀難曰。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夫言東鄰不若西鄰。言東鄰牲大福少。西鄰祭少福多也。今言鬼不享。何以知其福有少也。曰。此亦謂修具謹潔與不謹潔也。紂殺牛祭。不致其禮。文王禴祭。竭盡其敬。夫禮不至。則人非之。禮敬盡。則人是之。是之則舉事多助。非之則言行見畔。見畔若祭不見享之禍。多助若祭見敬之福。非鬼為祭祀之故有喜怒也。何以明之。苟鬼神不當須人而食。須人而食。是不

能神也。信鬼神歆祭祀。祭祀為禍福。謂鬼神居處何如狀哉。自有儲峙耶。將以人食為飢飽也。如自有儲峙。儲峙必與人異。不當食人之物。如無儲峙。則人朝夕祭乃可耳。壹祭壹否。則神壹飽壹飢。壹飢壹飽。則神壹怒壹喜矣。且病人見鬼。及卧夢與死人相見。如人之形。故其祭祀如人之食。緣有飲食。則宜有衣服。故復以繒製衣。以象生儀。其祭如生人之食。人欲食之。冀鬼饗之。其製衣也。廣縱不過一尺。若五六寸。以所見長大之神。貫一尺之衣。其肯喜而加福於人乎。以所見之鬼為審死人乎。則其製衣宜若生人之服。如以所製之衣審鬼衣之乎。則所見之鬼宜如偶人之狀。夫如是也。鬼神未定。厚禮事之。安得福祐而堅信之乎。

### 祭意篇

禮王者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宗廟社稷之祀。自天子達於庶人。尚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饗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燔柴於大壇。祭天也。瘞埋於大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大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亡其地則不祭。此皆法度之祀。禮之常制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推人事父母之事。故亦有祭天地之祀。山川以下。報功之義也。緣生人有功得賞。鬼神有功亦祀之。山出雲雨潤萬物。六宗居六合之

間助天地變化。王者尊而祭之。故曰六宗。社稷報生萬物之功。社報萬物。稷報五穀。五祀報門戶井竈室中雷之功。門戶人所出入。井竈人所飲食。中雷人所託處。五者功鈞。故俱祀之。周棄曰。少昊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火木。乃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泰。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禮曰。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傳或曰。炎帝作火。死而為竈。禹勞力天下。水死而為社。禮曰。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通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社稷五祀之祭。未有所定。皆為思其德。不忘其功也。中心愛之。故飲食之。愛鬼神者。祭祀之。自禹興修社稷。祀后稷。其後絕廢。高皇帝四年。詔天下祭靈星。七年。使天下祭社稷靈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名曰雩。雩之禮。為民祈穀雨。祈穀實也。春求實。一歲再祀。蓋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故論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暮春四月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二月之時。龍星始出。故傳曰。龍見而雩。龍星見時。歲已啓蟄而雩。春雩之禮廢。秋雩之禮存。故世常修靈星之祀。到今不絕。名變於舊。故世人不識。禮廢不具。故儒者不知。世儒案禮。不知靈星何祀。其難曉而不識。說

縣官名曰明堂。緣明星之名。說曰歲星。歲星東方也。東方主春。春主生物。故祭歲星。求春之福也。四時皆有力於物。獨求春者。重本尊始也。審如儒者之說。求春之福。及以秋祭。非求春也。月令祭戶以春。祭門以秋。各宜其時。如或祭門以秋。為之祭戶。論者肯然之乎。不然。則明星非歲星也。乃龍星也。龍星二月見。則雩祈穀雨。龍星八月將入。則秋雩祈穀實。儒者或見其義。語不空生。春雩廢。秋雩興。故秋雩之名。自若為明星也。實曰靈星。靈星者神也。神者謂龍星。羣神者謂風伯雨師雷公之屬。風以搖之。雨以潤之。雷以動之。四時生成。寒暑變化。日月星辰。人所瞻仰。水旱人所忌惡。四方氣所由來。山林川谷。民所取材用。此鬼神之功也。凡祭祀之義有。二。一曰報功。二曰修先。報功以勉力。修先以崇恩。功立化通。聖王之務也。是故聖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帝嘗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民事而野死。鯀勤洪水而殛死。禹能修絲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災。凡此功烈。施布於民。民賴其力。故祭報之。宗廟先祖已之親也。生時有養親之道。死亡義不可背。故修祭祀。示如生存。推人事鬼神。緣生事死人。有賞功供養之道。故有報恩祀祖之義。孔子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弊惟不棄為埋馬也。弊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一本注音定也亦與之席。毋使其首陷焉。延陵季子過徐。徐君好其劍。季子以當使於上國。未之許。與季子使還。徐君已死。季子解劍帶。

其冢樹。御者曰：徐君已死，尚誰為乎？李子曰：前已心許之矣，可以徐君死故負吾心乎？遂帶劍於冢樹而去。祀為報功者，其用意猶孔子之埋畜狗也。祭為不肯先者，其恩猶李之帶劍於冢樹也。聖人知其若此，祭猶齋戒畏敬。若有鬼神，修興弗絕。若有禍福，重恩尊功，慙懃厚恩，未必有鬼而享之者，何以明之？以飲食祭地也。人將飲食，諫退示當有所先。孔子曰：雖疏食菜羹，必祭，必齋如也。禮曰：侍食於君，君使之祭，然後飲食之。祭猶禮之諸祀也。飲食亦可毋祭，禮之諸神亦可毋祀也。祭祀之實一也。用物之費同也。知祭地無神，猶謂諸祀有鬼，不知類也。經傳所載賢者所紀，尚無鬼神。況不著篇籍，世間淫祀，非鬼之祭，信其有神為禍福矣。好道學仙者，絕穀不食，與人異食，欲為清潔也。鬼神清潔於仙人，如何與人同食乎？論之以為人死無知其情，不能為鬼，假使有之，其人異食，異食則不肯食人之食，不肯食人之食。食字則無求於人。無求於人，則不能為人禍福矣。凡人之有喜怒也，有求得與不得，得則喜，不得則怒。喜則施恩而為福，怒則發怒而為禍。鬼神無喜怒，其字則雖常祭而不絕，久廢而不修，其何禍福於人。

論衡卷二十五終

論衡卷二十六

實知篇

儒者論聖人。以為前知千歲。後知萬世。有獨見之明。獨聽之聰。事來則名。不學則知。不問自曉。故稱聖則神矣。若蒼颉之知吉凶。蒼頡稱神龜稱靈矣。賢者才下不能及。智劣不能料。故謂之賢。夫名異則實殊。質同則稱鈞。以聖名論之。知聖人卓絕與賢殊也。孔子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邱而亡。其後秦王兼吞天下。號始皇。巡狩至魯。觀孔子宅。乃至沙邱。道病而崩。又曰。董仲舒亂我書。其後江都相董仲舒論思春秋。造著傳記。又書曰。亡秦者胡也。其後二世胡亥。竟亡天下。用三者論之。聖人後知萬世之效也。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不案圖書。不聞人言。吹律猜思。自知其世。聖人前知千歲之驗也。曰。此皆虛也。案神怪之言。皆在讖記。所表皆效圖書。亡秦者胡。河圖之文也。孔子條暢增益。以表神怪。或後人詐記。以明效驗。高皇帝封吳王。送之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反者。豈汝耶。到景帝時。潁與七國通謀。反漢。建此言者。或時觀氣見象。處其有反。不知主名。高祖見潁之勇。則謂之是。原此以論。孔子見始皇仲舒。或時但言將有觀我之宅。亂我之書者。後人見始皇入其宅。仲舒讀其書。則增益其辭者。其主名如孔子神而空見始皇仲舒。則其自為殷後子氏之世。亦當默而知之。無為吹律以自定也。孔子不吹律。不能立其姓。及其見始皇。暗仲舒亦復以吹律之類矣。案始皇本秦事。始皇不至魯。安得上孔子。

之堂。踞孔子之牀。顛倒孔子之衣裳乎。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出游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嶷。浮江下觀。藉柯。度梅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濤惡。乃西百二十里。從陝中。度上會稽。祭大禹。立石刊頌。望于南海。還過從江。乘勞海上。北至琅邪。自琅邪北至勞成山。因至之罘。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崩於沙邱平臺。既不至魯。識記何見。而云始皇至魯。至魯未可知。其言孔子曰。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亦未可用。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不可用。則言董仲舒亂我書。亦復不可信也。行事文記。諸常人言耳。非天地之書。則皆緣前因古。有所據狀。如無聞見。則無所狀。凡聖人見禍福也。亦揆端推類。原始見終。從閭巷論朝堂。由昭昭察冥冥。識書秘文。遠見未然。空虛闇昧。豫睹未有。達聞暫見。卓識怪神。若非庸口所能言。放象事類。以見禍。推原往驗。以處來。賢者亦能。非獨聖也。周公治魯。太公知其後世當有削弱之患。太公治齊。周公睹其後世當有劫弑之禍。見法術之極。睹禍亂之前矣。紂作象箸。而箕子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緣象箸見龍干之患。偶人睹殉葬之禍也。太公周公。俱見未然。箕子孔子。並睹未有。所由見方來者。賢聖同也。魯侯老。太子弱。次室之女。倚柱而嘯。由老弱之徵。見敗亂之兆也。婦人之知。尚能推類。以見方來。况聖人君子。才高智明者乎。秦始皇十年。嚴襄王母夏太后。夢孝文王后曰。華陽后與文王葬壽陵。夏太后嚴襄王葬於范陵。故夏太后別葬杜陵。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其後皆如其言。必以推類見方來為聖。次室夏太后聖也。秦昭王十年。樗里子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宮。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

正值其墓竟如其言。先知之效。見方來之驗也。如以此效聖。樗里子聖人也。如非聖人。先知其方來。不足以明聖。然則樗里子見天子宮挾其墓也。亦猶辛有知伊川之當戎。昔辛有過伊川。見被髮而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後百年。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焉。竟如辛有之知當戎。見被髮之兆也。樗里子之見天子挾其墓。亦見博平之墓也。韓信葬其母。亦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其後竟有萬家處其墓旁。故樗里子之見博平王有官臺之兆。猶韓信之睹高敞萬家之臺也。先知之見。方來之事。無達視洞聽之聰明。皆案兆察跡。推原事類。春秋之時。卿大夫相與會遇。見動作之變。聽言談之說。善則明吉祥之福。惡則處凶妖之禍。明福處禍。遠圖未然。無神怪之知。皆由兆類。以今論之。故夫可知之事者。思慮所能見也。不可知之事。不學不問。不能知也。不學自知。不問自曉。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夫可知之事。惟精思之。雖大無難。不可知之事。屬心學問。雖小無易。故智能之士。不學不成。不問不知。難曰。夫項託年七歲。教孔子。案七歲未入小學。而教孔子。性自知也。孔子曰。生而知之上也。學而知之其次也。夫言生而知之。不言學問。謂若項託之類也。王莽之時。勃海尹方。年二十一。無所師友。性智開。每明達六藝。魏都牧淳于倉。奏方不學得文。能讀誦論義。引五經文。文說議事。厭合人之心。帝徵方使射蜚蟲。箕射無非知者。天下謂之聖人。夫無所師友。明達六藝。本不學書。得文能讀。此聖人也。不學自能。無師自達。非神如何。曰。雖無師友。亦已有所問受矣。不學書。已弄筆墨矣。兒始生產。耳目始開。雖有聖性。安能有知。項託七歲。其三四歲時。而受納人言矣。尹方年二十一。其十四五時。多

聞見矣。性敏才茂，獨思無所據，不睹兆象，不見類驗，却念百姓之後，有馬生牛，牛生驢，牝生李，李生梅，聖人能知之乎？臣弑君子弑，父仁如顏淵，孝如曾參，勇如賁育，辯如賜子，聖人能見之乎？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論損益言可知，稱後生言焉知，後生難處，損益易明也。此尚為遠，非所聽察也。使一人立於牆東，令之出聲，使聖人聽之牆西，能知其黑白短長、鄉里姓字，所自從出乎？溝有流澗，澤有枯骨，髮首陋亡，肌肉腐絕，使人詢之，能知其農商老少，若所犯而坐死乎？非聖人無知，其知無以知也。知無以知，非問不能知也。不能知，則賢聖所共病也。難曰：「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蹄。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其蹄，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蹄。詹何賢者也，尚能聽聲而知其色，以聖人之智，反不能知乎？」曰：「能知黑牛，白其蹄，能知此牛誰之牛乎？白其蹄者，以何事乎？」夫術數直見一端，不能盡其實。雖審一事，曲辯問之，輒不能盡知。何則？不目見口問，不能盡知也。魯僖公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聞牛鳴，曰：「是牛生三犧，皆已用矣。」或問何以知之，曰：「其音云。」人問牛主，竟如其言。此復用術數，非知所能見也。廣漢楊翁仲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放眇馬，相去鳴聲相聞，翁仲謂其御曰：「彼放馬知此馬，而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蹇，此馬亦罵之眇，其御不信，往視之，目竟眇焉。」翁仲之知馬聲，猶詹何介葛盧之聽牛鳴也。據術任數相合，其意不達，視聽遙見，流目以察之也。夫聽聲有術，則察色有數矣。推用術數，若先聞見，衆人不知，則謂神聖。若孔子之見獸名之曰狉狉，太史公之